



廬山紀事卷之七

廣陵桑喬

五老峯東南至羅漢嶺

白鹿洞書院

五老峯坡陀南下如頓萬馬忽突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為後屏山其下有白鹿洞書院

洞志山疏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初貞元中渤

與其兄涉俱隱廬山而渤養一白鹿甚馴行嘗以之自隨人因稱為白鹿先生而謂其所居曰白鹿洞寶曆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

鹿洞遂盛聞於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縣學校廢壞
高雅之士往往讀書講藝其中南唐昇元中遂建爲
學置田聚徒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名曰廬
山國學四方之士受業而歸出爲世用名績彰顯者
甚衆宋初因置爲書院益拓而大之與睢陽石鼓嶽
麓三書院並名於天下當是時學徒常數十百人太
平興國丁丑從知江州周述請賜國子監印本九經
驛送至洞後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褒信縣簿歲壬午
始置南康軍并學而洞乃屬南康咸平壬寅猶詔有
司脩繕然自有南康軍學而洞事漫漫廢矣祥符初

直叟館孫冕以年及乞致仕願得白鹿洞故趾歸老
詔許之歸未至洞而卒祥符中冕子比部郎中琛卽
洞旁築室十數楹榜曰白鹿洞書堂俾子弟講習四
方有來學者輒餼食之以此著聞於時當塗郭祥正
爲記勒石其後兵亂室焚記石徙天慶觀其後天慶
觀亦焚記石遂燬不存淳熙己亥朱晦翁來守南康
甫至卽檄教授楊大灑司戶毛某看詳旣又躬至鹿
洞周覽之悉得其可脩舉狀因具上尚書省言鹿洞
乃管賢嘉遯之地先朝嘗卽以養士德意甚厚而一
廢遂不復振爲叟者不得不任其責且所建立僅小

屋十數楹纔足不泯沒計亦不至勞費請檢會太平
興國中節奉指揮送本軍為灋守不使至湮沒其後
又劄上尚書并丞相言願得此祠官例為白鹿洞主
假之稍廩使得終與諸生講習其中猶愈於崇奉異
教香火無事而食也其後又具疏請依嶽麓書院例
賜白鹿洞書院額并給賜高宗御書石經及九經疏
論語孟子等書皆格不行當是時朝野詢詢傳以為怪
其後晦翁遷浙東提舉入奏對延和殿具言白鹿洞
書院太宗真宗造士之意甚深非下吏淺識所可窺
測今老佛之宮布滿天下大都逾百小邑亦不下數

十而公私增益勢猶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
置一區附郭之縣又不復有盛衰多寡相懸如此有
司者不彼之正而反疑臣之請何也夫庶御額賜書
為流俗所輕廢壞無日非陛下所以丕揚前烈嘉惠
斯文之盛心也臣謹昧死請於是孝宗始允可之元
末兵燬我朝明正統中南康守翟溥福乃始得其遺
趾於榛莽中而振起之書院由是復興其後御史陳
銓提學僉事李齡副使蘇葵邵寶蔡清李夢陽知府
劉定昌等咸先後維持之虞集胡儼彭時李賢張元
禎李齡何喬新皆有記

商丘漫語唐時人士多棲隱山谷以獵聲華故司馬子微日終南為仕宦捷徑不獨廬山當貞元元和中符楊輩居廬山者三數十人不獨渤兄弟但它仕者所治不近所隱燕以彰顯之故隱居汨沒燕聞白樂天赴杭州過草堂纔信宿即去獨渤刺江州為能侈而大之此鹿洞所以聞於世也

書院有禮聖殿

洞志初朱文公為浙東提舉時以錢三十萬屬南康軍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後廢我明正統中翟溥福重建易名大成弘治中蘇葵再建復名禮聖

晦翁跪坐拜說初錢調作禮殿時朱晦翁移書言

如開元禮於祭時設主不為塑像不從又言像用燕居服鑿石為臺席地而坐免匍匐就食之譏亦不從其後晦翁作跪坐拜說寄鹿洞諸生大畧言古者坐與跪類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然記又云授坐不立莊子云跪坐而進人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軀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及尻著蹠而體便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

曰不遑啓居釋之者曰啓者跪也爾雅曰妥者安也
釋之者曰安定之坐也夫啓爲跪則居爲坐矣安爲
安坐則跪爲危坐矣又大祝九拜杜子春釋奇拜曰
拜之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以先屈一膝爲雅
拜則餘拜皆竝屈兩膝明矣肅拜者拱兩手而下之
至於地也頓首者頓其首於手上也稽首者却其兩
手而以首至地也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今成都郡
學所存漢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兩蹠隱
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證云

明倫堂

洞志明倫堂在禮聖殿東翟溥福建蘇葵重建有邵
寶正學之門并其敕賜白鹿洞書院二扁又南有石
華表扁曰山水輝光**石劄**文公東黃商伯帖二石刻
嵌堂壁

宗儒祠

洞志宗儒祠卽三賢祠初文公旣去郡諸生爲立生
祠於講堂右文公聞移書撤之及文公卒開禧乙亥
諸生復繪濂溪二程及文公像祀於講堂後廢我
明翟溥福別立祠祀濂溪文公李賓客於殿左配以
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名三賢祠其後蘇葵

又遷五賢於別室而專祀周朱邵竇又配以從朱子
講學鹿洞之十四賢趙淵又并祀象山易名宗儒石
劄王守仁大學中庸古本在祠東壁湛若水海闊天
空四字在祠西壁

先賢祠

洞志先賢祠在文會堂前以祀李博士涉李賓客渤
李洞主善道朱助教弼明洞主起劉洞師元亨劉西
澗渙劉祕書恕陳司諫瓘李提學齡胡洞主居仁蘇
提學葵邵提學寶蔡提學清陳御史銓唐御史龍共
明倫十六人

忠節祠

祠後有井李夢陽鑿且自為銘今堙
山疏祠以祀諸葛忠武侯陶靖節在宗儒祠南春秋
則合祀於先賢祠序於李博上上

文會堂

洞志文會堂在明倫堂左嘉定間朱寺正建陳寺丞
改今名紹定中知軍叟文卿改名君子堂後廢我
明翟溥福蘇葵重建石劄湛若水四勿箴心性圖說

白鹿洞

洞志初鹿洞有名無洞正德初南康守王濬乃闢後

山爲洞曰白鹿洞臺於洞上曰思賢臺其後南康守何濬鑿石爲鹿真諸洞中嘉靖中巡按御史曹忭亭於臺上曰思賢亭自爲記石劖先賢書院白鹿勝洞景賢臺思賢臺竝李時達書白鹿洞天何遷書思賢臺劉世揚書理學淵源衡厓書俱在臺畔

山疏往者李渤鹿洞今不知其處或曰卽鹿眠場也夫鹿眠場何可以洞言地近矣而不似李夢陽曰在三疊泉壑中乃今人所謂石門關劉世揚所謂玉川門者洞似矣而不近唐龍大意亭記則曰鹿洞堙矣三者槩之未有得也蓋陳舜俞廬山記曰唐李渤與

兄涉借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廼卽洞築臺環以流水襍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夫舜俞去唐不遠五代宋初相沿遺蹟具存猶可考見旣曰隱居鹿洞又曰卽洞築臺則今書院卽隱居之址亦卽鹿洞所在而鹿眠場卽鹿所常眠處也三疊泉壑中旣無築臺遺蹟陳舜俞又未嘗言朱晦翁經營鹿洞時往來三疊泉壑中亦不言鹿洞在彼則亦何據而云然哉且三疊泉壑去書院十里而遙窮山邃谷人迹罕至渤又處士聲勢不能及遠蓄鹿於彼大非人情凡考古者欲其實若前無所稽徒爲高論是自我作古而古蹟

不必憑也摺紳大夫一言而天下後世將藉以爲口
實可易易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洞曰廬山如僊居
洞蓮花洞皆無洞祇以四山迴合似洞而名鹿洞亦
其類耳

朋來亭

山疏在思賢臺北山絕頂提學副使王宗沐建宗沐
詩孤亭縹緲四無鄰全占匡廬望裏春俯仰乾坤須
著此主張風月更何人洗心賴境終非靜避俗耽山
亦是塵未喪斯文吾黨在莫教虛度電光身參議孫
應鰲坐朋來亭有懷敬所喬岳高人兩並名文章相

對有餘清每緣休暇耽幽賞得向巉巖結靜盟歌罷
雅音真寡和夢殘天籟自相鳴十年愧殺奔忙客何
事金丹不可成

有水自凌雲來逕書院東流出硤爲貫道溪

山疏貫道溪者犀牛折桂之水也貫道橋今廢

書院之西有釣臺石釣臺亭

山疏釣臺石在貫道溪北石劖文公釣臺二大字劉
世揚意不在魚四字在釣臺石上

釣臺亭李夢陽建自爲記并書碑石劖太原喬宇五
老峯三大篆字在碑陰

又西有漱石

洞志漱石在釣臺石西溪水湍激處**石劄**文公漱石
二大字在漱石上彭治尋樂處三字在漱石傍
書院之前有卓爾山其巔有高美亭

洞志卓爾山在貫道溪南提學副使鄭廷鶴為之名
高美亭在卓爾山巔嘉靖中御史徐岱建

山巔舊有光風霽月亭後移於風雲石北岸今廢
卓爾山西有大意亭

洞志大意亭在高美亭西正德辛巳御史唐龍建自
為記

洞志大意亭西舊有白鹿精舍今廢**石劄**文行忠信
四大字字徑數尺文公書陳綽摹刻在精舍北澗石
上聽泉二字在文行忠信石上觀德二字在文行忠
信石南崖與廢射圃對俱文公書

風雲二字在觀德石東**洞志**其地故有亭梅翁嘗與
諸生列坐其上後李山長取亭傍風雲二字名之今
廢**石劄**隱處二字在風雲石上流杯二字在風雲石
下文公書

大意亭西南有鹿眠場白鹿所嘗眠處也

石劄李夢陽鹿洞二大字

流杯石東有洗心橋

石劖砥柱二字李夢陽書在橋東溪石上觀瀾二字彭治書在砥柱南

又東有勘書臺亭於其上曰獨對亭

山疏勘書臺宋李萬卷勘書處也崖石峻峭下臨湍澗萬卷不知其名南康志李萬卷宋元祐間讀書白雲菴仕至丞相卒葬白鹿洞側然宋史不載其人墓亦不知所在

獨對亭在勘書臺上弘治中邵寶建并書扁自為記李夢陽為銘

又上有好我亭

山疏嘉靖中都御史何遷建

臺西有泉曰聖澤泉

洞志風泉雲壑樓即宗文閣李山長建在勘書臺西今廢石劖風泉雲壑四字陳淳祖書在勘書臺下題

誌慶元丙辰之臘月太守廣陵趙公脩白鹿書院十有六日知縣事梁翊以督役至此教授吳中堂長吳

堯佐學錄余坦直學趙規

洞志聖澤泉在風泉雲壑字下石劖聖澤之泉四字

臺東有小三峽峽口有枕流橋

洞志貫道溪流與書院左小水合而出峽飛湍陡絕
號稱小三峽

枕流橋在峽口峽口之石富有先賢遺跡宛宛可讀

峽壁有朱文公敕白鹿洞書院六太字溪石有朱文

公枕流二大字橋南題志末嘉陳淳祖假守是邦被

命造朝以書考日謁辭鹿洞會講預者元察於丘璉

山林棟堂長陶桂一洞正與仁前洞正主祠

錄張傳一講書劉陶應子黃有開堂書杜端甫

直學傅仕龍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定庚申

良月旦日題

洞志枕流亭今廢胡泳題志番陽李侯駿嘉定戊辰

歸自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崖之

對峙出鹿洞諸生舩亭峽上後十年戊寅

郡人胡泳以三山黃公幹所留郡陳宓鼎新崇

大之扁以枕流亦莫揆晉舩之由也又四年壬午李

侯守池陽泳客于池昉聞其始末是穰侯之子仁廣

甥夏昌守昌辰寔來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舉酒

亭上相與歎歲月之易流幸來者之有繼也因書其

事刻寘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洞志百花亭亦李萬卷建與枕流亭隔溪相對今廢

自潔亭在洞口今廢舊有自潔二字陳宓題志朱文
公嘗書此以名洞溪今逸其蹟嘉定乙卯莆田陳宓
謹書又自潔二字陳宓書在題側鹿洞二字朱子書
蹲鹿坡方豪書俱在自潔字側

枕流橋北為迴流山亭於山巔曰六合亭

山疏小三峽水過枕流橋北溪石齒齒激水又南有
小溪來會之水益湍怒洶洶有聲流一里所有山雄
雉當水所行道溪流觸之遂折而南故名其山曰迴
流

洞志六合亭在迴流山巔正德辛未南康守劉章建

李夢陽為記

迴流山下有石華表扁曰前脩逸蹟
山東有流芳橋

洞志流芳橋亦名濯纓橋在石華表東石劄陳宓流

芳二大字在橋北陳宓題志新安朱侯在郡時建橋

白鹿洞之東南陬面直五老溪流紺潔未之名同遊
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閩張紹燕潘柄郡人李燔胡
沫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特名流芳
既揭楣間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蒲陽陳宓

書

又東有溪口橋益東五里所有白鹿原石橋

洞志溪口橋在迴流山東二里許俗呼觀音橋其北

有石華表知縣崔孜建李夢陽扁曰白鹿洞書院
中館鋪在溪口橋南

洞志白鹿原石橋去書院五里許在羅漢嶺下東通
驛道西入書院

朱晦翁書康節誠子孫文後跋伊川與方道輔帖跋
和靖帖跋包孝肅詩竝燬

其廩士有洞田散在星子及它縣凡二十七頃六十八畝
有奇

洞志初南唐建學時嘗置洞田以給士然其事不可

攷淳熙庚子朱晦翁迺始置谷源臥龍等莊及旁邑

沒入田共八百七十畝後三年癸卯軍守朱端章以

浮屠詭名沒入田七百畝益洞田後三十八年嘉定

辛巳軍守黃桂以沒入田三百畝置西源莊咸淳間

劉傳漢又增置貢士莊元大德間崔翼之又增置上

田百畝元末兵亂田皆迷棄亡矣我 明成化中提

學副使李齡迺復置洞田一百五畝有奇與僉事徐

懷所置田八十畝有奇租入少不足以廩士士多辭去

其後巡按御史陳銓益市田八百二十畝有奇而提

學副使蘇葵又市田六百一十七畝有奇邵寶所置
 田二十六畝有奇唐錦徐一鳴所置田五十二畝有
 奇參政張元冲所置田一百一十六畝有奇御史蕭
 端蒙所置田六十六畝有奇而提學副使李夢陽鄭
 廷鵠知府陳霖推官徐進又先後所清出田一百六
 十二畝有奇并它山地塘共二千三百九十八畝有
 奇嘉靖乙卯撫 饒藩末豐王府輔國將軍厚燠輸
 田二百九十二畝 江藩瑞昌王府奉國將軍拱楛
 輸田七十八畝六分皆以供祀事贍學徒焉
 山疏管崇陽令趙彥繩取僧田二百畝入於學宮曰

使無父無君者不得獨飽學為忠孝者得無所營
 益脩其業朱晦翁稱其務一得兩然彼適有幾可乘
 今洞田雖多取之僧皆重直以酬與取於民無異是
 以民視異端而不為徒取也可謂義盡仁至矣
 其造士有洞規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

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未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蔡宗堯洞規說洞規欲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非外
五倫別有接處亦非外博學五者而別有功也然五
者之要在心朱子曰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鹿洞諸賢隱居二人唐李涉李渤

李涉字清之號玉谿子有詩名文獻通攷涉雖與弟
渤共隱廬山然娥人早從陳許辟元和中為太子通
事舍人投匭言吐突承璀寃狀時孔戣知匭事見副
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貨詣光順門自通進戣上疏極
言涉姦險罔上請加顯戮遂出為峽州司倉參軍太
和中為太學博士後以武昭事流康州詩話涉嘗注

行至皖口遇盜問知其為涉也不發其橐但索一詩
以去涉詩曰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
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李彙征記彙征嘗
遊閩粵至循州昌雨之韋氏莊宿焉主人自稱野人
韋思明年八十餘矣談論淹洽連日夕不倦彙征不
能屈也因及李涉詩思明愀然變色曰僕少無賴唯
恣江湖間結黨與事剽劫後遇李博士得一詩因去
跼迹羅浮易行為善士緬懷顧遇即陸士衡之感戴
若思李既云亡僕亦不復遊秦楚俛仰今替不覺潛
然持觴酌之且出涉手翰觀之韋蓋皖口舟中之盜

云

洞志李渤字濬之貞元中與兄涉隱居廬山白鹿洞後徙嵩山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昌黎韓愈遺書觀之渤始出家于東都每朝政有關輒封章上之尋遷右補闕歷考功員外郎長慶間出刺處州改江州尋召還至諫議大夫卒贈禮部尚書渤歷事三朝有直諒聲雖屢以言斥而耿介不挫六帖李渤隱廬山撫古聯德高蹈者楚接與老萊子黔婁先生烏陵子王仲豫梁鴻六人圖其像贊之以白警漁隱叢話石洪溫造李渤以處士盜虛名韓文公雖與之遊然甚

鄙薄之韓詩云水北山人石洪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溫造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李渤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山人也而刺口論事得聲名侈僕從索價高遭驅使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其鄙薄之至矣

讀書洞中九人唐顏翊南唐伍喬江為宋楊徽之劉式劉元亨龐鰲段鵠元黃翼

洞志顏翊真卿之後也少孤篤志先業又善詞翰謹禮灋子第二十餘人從受經白鹿洞

洞志伍喬淮南人肄業白鹿洞學刻志進脩詩調清
苦南唐書廬山有僧夜夢一大星當空爛然甚明傍
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翌日行求得之因厚資給
之喬用是益得肆力於學喬嘗夜誦有人掌自其牕
入掌有二字曰讀易因遂學易其後果以試畫八卦
賦中第一人累官考功郎

山疏江為梁侍中淹之後也與廬陵劉洞同師處士
陳貺讀書鹿洞二十餘年屢舉不第昇元中元宗視
學見其題壁詩大為稱賞然卒無薦引者竟不第洞
善為詩自謂得浪僊遺態云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也南唐時讀書白鹿洞
後仕宋為諫議大夫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太宗嘗
擇其詩十聯書於御屏景祐二年詔曰徽之先帝宮
僚其贈太子太師益文莊公

劉式字叔度清江人南唐時讀書白鹿洞試三傳狀
元及第宋平江南逮繫入京太祖素重其名以為鴻
臚歷大理丞出監通州和豐監入判三司都磨勘終
刑部郎官晦翁白鹿洞所藏漢書跋喜既為劉子和
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
為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

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故放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激之家尚藏其手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洞志劉元亨字子嘉南康人讀書白鹿洞有操行洞志荆鰲宣城人家貧好學讀書白鹿洞性廉直重然諾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終殿中丞南康志鰲與諸葛濤盧絳號廬山三害

洞志段鵠字正已廬陵人宋端拱進士與瑯琊王儼建陽李寅孟歸唐入廬山國學讀書十餘年並有時

名

洞志黃翼字民同號節菴灝之後也讀書白鹿洞至元間領鄉薦為惠州學錄道源書院山長值兵亂棄官歸陳友諒據江州聘之不起

主洞五人南唐李善道朱弼宋明起明胡居仁蔡宗克洞志李善道南唐國子監九經昇元中始建學白鹿洞以善道為洞主

朱弼南唐時為廬山國學助教剖析疑難學者所依山疏胡居仁者餘千人敬齋先生也初洪都諸當道者使使以幣走新會迎白沙陳先生來主洞事先生辭不至已乃聘

敬齋敬齋既入洞銳意倡明聖賢之學且薦其徒有
行義者陳大中輩三數人與共事非常道意鬱鬱不
得志無何謝病去敬齋躬耕孳力行有聞君子以
為賢於吳康齋云

蔡宗克字希淵山陰人舉進士為福建興化府學教
授踰年而歸用唐龍薦起為南康府學教授主白鹿
洞復洞規變士風都御史王守仁遺五十金俾劔公
署會公署成乃以屬郡增置學田士林稱之

與朱晦翁往來洞中二人劉清之陸九淵

洞志劉清之字子澄號靜春叔度五孫也其貧力學

舉進士終袁州守清之雅善晦翁嘗訪翁於南康止
白鹿洞有同遊三峽諸作

山疏陸子靜名九淵號象山金谿人朱文公守南康
時象山與其徒朱克家等至自金陵請書其兄子壽
墓銘因遂至鹿洞為諸生講君子喻於義章大畧言
學者當先辨志科舉得失因於所遇非以為君子小
人之辨也而世以之相尚汨沒不能自振雖誦詩書
道仁義而所志則大謬矣甚者計官爵之崇卑兢廩
祿之厚薄又安能謀國軫民無負委任之意哉此其
心非不各有所喻顧不在義耳反覆數百言懇到明

白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諸生聞之無不悚然動心有泣下者晦翁為勒石洞中

朱子門人講道洞中一十四人林擇之蔡沈黃幹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陳宓

洞志林擇之字用中閩人從朱子遊最久朱晦翁守南康時擇之來講學白鹿洞

蔡沈字仲默號九峯著尚書傳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閩人也文公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居大益人以其子妻之病革以浚衣及所著書與幹曰吾道在是矣幹後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盤桓

上淵三峽間俛仰文公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山南北之士皆來集焉

呂炎字德明呂燾字德昭建昌人兄弟五人同遊文公之門炎與燾尤知名

胡泳字伯諒建昌人號桐栢先生

西疏李燔字敬子號弘齋建昌縣人紹熙初登進士授岳州教授教士以古文六藝改襄陽教授文公之沒

也學禁方嚴燔獨率同門往會葬後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髦士雲集講學之盛它郡莫比九江恭念

成稱燔心事如秋月卒贈直文華閣諡文定

宋史黃灝字商伯號西坡都昌人舉進士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遷太常寺簿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歲凶有旨倚閣夏稅灝請併閣秋苗不俟報輒行之遂得臯削兩秩歸幅巾浹衣騎驢往來匡山中若素隱者朱文公守南康灝執弟子禮受業文公歿黨禁方厲灝冒禁奔喪徘徊不忍去人皆義之

洞志彭方字季正號強齋弱冠魁省闈累官兵部尚書卒贈文華閣龍圖學士謚文正

周耜字植叟星子縣人博雅好古篤學工文爲洞正勤於訓誨老而不倦嘗集朱子語錄

彭蠡字師範號梅坡都昌人仕至吏部尚書贈龍圖學士

馮椅字奇之號厚齋都昌人登進士授德興尉調江西運幹卒贈尚書奇之嘗家居授徒所著易詩書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傳續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三百餘卷

宋史張洽清江人少穎異從晦翁學自六經傳註下逮諸史百家山經地志二氏之說靡所不讀嘉定中中第授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通判池州以病請祠後袁甫提點江東刑獄請爲洞長擇諸生好學者

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

宋史陳宓閩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晦翁之門長師黃幹嘉定間知南康軍有政聲公暇即造白鹿洞與諸生講學今洞中石刻多其遺蹟改知南劍州躬延平書院以白鹿洞規教之嘗自言居官宜如顏真卿居家宜如陶淵明而尤敬諸葛孔明既歿家無餘財為能蹈其言云

山疏朱子門人又有曹彥約簡甫周謨舜弼余潔伯秀李輝晦叔劉貴煥文熊兆世卿其所居並近鹿洞然不列洞祀彥約仕至兵部尚書兆號拙逸朱晦嘗為著拙逸說

賢而祀鹿洞者七人諸葛亮陶元亮周惇頤劉煥劉恕陳瓘王禕

陳壽評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

長史張喬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

袁曄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比庸之君專權
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樊建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

張南軒諸葛忠武侯傳亮用兵出入如宿踐敵境而
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
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
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
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寧而經

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
皆親省覽

廣漢張林曰三代表謀國者不復知正誼明道之貴
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愔高帝猶未盡其
用也武侯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
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嗚呼
此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卒以配天之本心也侯可
謂有正大之體矣又曰侯恢復規摹先務根本拳拳
焉憂後主弗克負荷出師一表專言宮中府中一體
且請親賢臣遠小人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侯之意

深且遠矣又曰侯於學未足故於天下事不能徧該
而一以貫之如昭烈請取劉章如立亡國之宗婦以
為后如昭烈之喪以日易月處之皆有所未盡非學
之未至歟若侯者體大而未究於學者也

像贊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臥
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尔伸難平者事不味
者幾大綱既立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
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
起敬

有功鹿洞十八人宋周述孫琛錢聞詩陳合朱端章黃桂

劉傳漢元崔翼之陳炎熊亦一明翟溥福李齡蘇葵陳銓
李夢陽邵實蒸清唐龍

山疏孫琛新淦人此部郎中父冕與王欽若同郡欽
者在相位冕父次館職不調晚得蘇州已及引年卽
謝事去卒葬洞後題曰孫冕館之墓琛事具沿革語

中
翟溥福廣之東莞人正統丙辰為南康守是時書院
久燬圮惟枕流濯纓三橋在溥福至始翦荆棘建殿
堂齋祠并燕居室凡若干楹書院由是復興朔道之
功於鹿洞為我明稱首

洞志蘇葵字伯誠順德人江西提學僉事性剛介不苟合與中官董讓相構陷執理官陰附讓且刑之南昌諸生數百人號泣白寃湧入扶葵去自是名愈彰山疏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江西提學副使嘗有文諭鹿洞諸生謂學者立心之始幾莫大於誠為辨莫先於義利宜暫輟進取學成然後出用又教諸生習士相見禮專志古人之學

洞志蔡清字介夫閩之晉江人也江西提學副使學術醇正議論精確教人必各盡其材

山疏李夢陽字獻吉扶溝人江西提學副使文賦高

古嘗清洞田作新志性剛不能容物以與江巡按陸布政相訐奏去

陸文唐龍字虞佐江西巡按御史嘗上疏言白鹿洞書院

雖古迹僅存然無專官主其事文室講堂鞠為灌莽無復咎時絃誦之盛夫南康府學去書院纔十五里勢可兼攝而興化府學教授蔡宗堯學行足以楷範多士若使教授南康兼主鹿洞作養人才當有可觀詔從之君子謂我朝自開國以來未有以洞官

上請者茲舉誠異數云

白鹿洞內有七姑廟烈女廟洞側有陳選墓

郡志七姑廟在勘書臺側山疏七姑者李渤之女也
蓋既死而鄉人祠祀之朱晦翁爲之書額今廢

王忠文公遊書院記過枕流橋從烈女廟後登北岡
山疏烈女不知誰氏或曰卽七姑也然郡乘不載廟
今廢

郡志宋陳選字公順博學敦行登進士仕爲節度推
官蘄州守俱著政績以太子賓客致仕卒

藝文

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
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抵陂塘並廬山

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
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
書院紉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
暇給之際獎勵封植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
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
獨此地委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
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
計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
君太灋星于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
竊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

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
徃徃依山林卽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
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稅賜之扁榜所以
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
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源源統紀或未深
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
間豪傑竝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
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
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

興之灑編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
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刑文獻寢
還舊規模論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
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踐等凌
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
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美者或鮮矣然則書院
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懇實
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
高以各揚厥靈爾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
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

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
賦功以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
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朱晦翁白鹿洞賦曰誠明之兩進抑敬義其借立允
莘學之所懷謹巷顏之依執虞伯生跋集嘗泛彭蠡
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斯文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借
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澗寂寞之濱朝誦
暮絃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予同此感也輯而錄
之家傳人誦則不必皆至白鹿洞而已盡之矣
王禕遊白鹿洞記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岐

而二其西入棲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北至兩山勢
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
門然入關路循澗北竝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
里乃至書院其址當五老峯下燬已十五年樹生瓦
礫間大且數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
流過枕流從烈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
年物也今伐為御殿木矣書院所存獨此二橋從卒
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
昔日規制不可復見矣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
行二三里乃至白鹿洞從洞後右折陟嶺乃可到尋

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徃徘徊久之而還

其泉湛若水四勿總感心合天靈灑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勿忘則一如精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之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貫四勿毋二爾思

朱晦翁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作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咎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徃今幾時高賢絕來過學館缺廢址鳴絃息遼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舉綠蘿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

未懷當年盛莘莘衿佩多博約感明恩涵濡熙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頽波發教見綱紀喟然心靡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過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羣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浚源定自閭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菴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李夢陽白鹿洞別諸生詩東南自有匡廬山遂與天地增藩衛山根插入彭蠡湖崢嶸背殺三江勢地因人勝古有語於乎萬物隨興廢學館林宮客不棲千

巖萬壑堪流涕文采管賢今尚存講堂寂寞對松門
松門桂華秋月圓柱拄高尋萬古源梅嶺古色照石
鏡扶桑丹霞迎我軒絕頂坐歌霜月淨石潭洗足芝
草繁更有冠者五六人峭崖窮嶂同攀攀草行有時
聞過虎旦暮時復啼清猿我今胡爲公務牽蟋蟀在
戶難久延出山車馬走相送落日遂上鄱陽船生徒
綣戀集涯滸孤帆月照仍留連情深過厚亦其禮謏
薄竊愧勞諸賢明朝伐鼓凌浩蕩五峯雙劍生纓煙
吳遵白鹿洞示諸生詩五峯高出五雲端精舍晴開
翠鬱盤百世流風瞻矧豆兩間元氣重衣冠岩頭草
色春將遍樹裏嵐光晝亦寒薄暮詠歸情未已尚餘
幽夢繞清湍

何遷白鹿洞書院詩白鹿山中放鶴遊匡廬風日古
尼丘三泉倒吸長江水五老橫飛彭蠡秋

孫應鰲重遊白鹿洞歌白雲初開瀑布飛逸客復來
登翠微山影照耀轉日暉忽忽滿空煙雨霏穿林度
岸苔蘚腓野花襲人香氣翻洞口波長沒釣磯石脈
泉溜衝荆扉愛景少涉忘曲碕隨到杯酒相與揮氣
志蕭洒借音徽盤桓送日未云幾群峯散紫巖色希
不覺明月乍沾衣濯出混沌流光輝移陰曜彩星宿

稀嘯歌逍遙言旋歸心慮澹然理無違世事浩渺何
是非回首陳迹莫歎歎古來曾點得所依不見舞雩
與浴沂六極放懷且忘機松風悠揚露漸晞

九江守朱曰藩白鹿洞詩礪木觸石鏘鳴瓊桂樹叢
生山之幽山南初憇到白鹿水北恰當逢女牛入耳
蜩螗休太沸會心龍蠖自知求回看五老好容色瀟
灑江湖遡早秋

桑喬生曰羅輅洞榜三事云洞學今為遊觀之所官司往
者皆多擁騶從張氣勢下吏畏罪盛供具事奔走以自容
所耗民財甚多民貧不能祇承一也洞學殿堂齋祠館舍
庖廩靡不具備有司者以時脩飭之可以不廢頃者諸司
務出新意建亭榭以自標置事在上司片言耳而耗財勞
民二也頃者洞田賣遠買近紛更混淆易生弊端而洞主
兼督租事出納繁雜亂心奪業奸民玩愒威令不能行又
建昌縣民以別府地遠多逋負租不時輸三也呂柟新闢
白鹿洞記曰柰何費田屋以業遊觀之徒噫有是哉

廬山紀事卷之七終

廬山紀事卷之八

廣陵桑喬

山南自五老峯東北行至吳章山

華嚴寺華蓋石

折桂寺東北有華嚴寺

南康志華嚴寺舊名般若院在九疊屏下宋僧規圓

建舊志在九疊屏南山疏在獅子峯南稍東與折桂

間一山

楊梅橋在華嚴寺東

獅子峯東之水逕華嚴寺出楊梅橋

華嚴寺東南有華蓋石

山疏華蓋石在石牛山東南二里所與楊梅橋相值
上大下小其上圍三數丈戴以一幹亭亭如張蓋故
謂之華蓋朱晦菴詩云祇應來自太微垣

朱晦翁題志朱仲晦父與王之才揚子直蔡季通胡
子先鄧缺老胡仲開同飲此石望五老峯淳熙七年
上章困龍孟缺癸酉缺書

石刻風雲二大字亦晦翁書

周願聖壽無疆頌廬山草茅臣周願撰并書序曰臣
聞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今

皇天以是全美眷于我有宋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
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
帝道運無積功成不居蕩蕩巍巍與天同造考齡延
長振古未有皇帝卽位之二十四年申命有司討論
典禮十二月二日加奉上尊號冊寶越明年元日率
群臣詣德壽宮上壽肆推慶澤用大賚于家邦於戲
盛矣哉臣幸際亨嘉身同鼓舞宜有歸報之辭殫厥
形容之美勒諸名嶽震耀庶窮謹拜手稽首而作是
頌頌曰聖皇丕承駿命誕膺紹開中興六龍御天握
符總權二十六年尺土一民涵和養醇如海如春神

器宅中付以至公退養淵冲揖遜寥寥惟我熙朝視
古陶姚功隆德兼帝心日嚴養以色占龍樓燕閒問
安旣還喜見天顏顯號重都玉鏤金塗三騰高呼王
春履端慶典隆寬聳爾聽觀晨光初霞清蹕翠華肅
無敢譁簫韶九成合奏在庭千官列星皇帝奉觴以
介鴻龐來崇來降雨露恩深曠儀自今萬國謳吟小
臣何知敢無祝辭百拜申之願聖人壽八千歲周爲
春爲秋願聖人壽垂佑至尊廓清乾坤願聖人壽至
尊躬迎玩意神京南斗之傍五老昂昂祥煙壽光作
頌維何蒼崖可磨書刊差我聖壽日躋茲峯與齊億

萬年今淳熙十四年秋八月刻石五老峯并奉議郎
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俗紫臣王旣朝請郎
權發蓬南康軍兼管内勸農事賜緋臣葉影

龍雲菴

華嚴寺東北有龍雲菴

南康志末福院舊名龍雲菴在凌霄峯下僧岩頭發

建

山疏寺傍山而居與九疊谷口相距間一山其西
有龍雲洞其南有澗水不知名

觀山尋真觀麻姑崖

龍雲菴東北為觀山

山疏觀山在五老峯東以尋真觀名山峻削其半有白龍潭舊志有金蛇時時出潭中禱雨輒應舊有惠澤龍王廟今廢其水曰尋真源

三疊泉水出壑竝觀山而下與龍雲菴南澗水合逕石牛山為相辭澗

觀山之下有尋真觀

尋真觀者女真蔡尋真之所居也

真僊通鑑蔡尋真者侍郎蔡某女也李騰空者宰相李林甫女也幼竝超異生富貴而不染貞元中同入

廬山蔡居詠真洞天九疊屏南李居九疊屏北凌雲峯下竝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於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九江守許渾以狀聞昭德皇后賜金幣關土田已而蛻去門人收簪簡瘞於舊居鄉俗歲時祀之不絕其後昭德崩許渾入朝因請賜觀額以昭追奉詔以詠真洞為尋真觀騰空所居為昭德觀山疏後燬觀前石橋亦崩圯詠真洞與尋真瘞處不知所在

舊志漢武帝過九江築室屏風壘臨相思澗曰羽章館山疏非也史記漢武帝元鼎中越欲與漢用戰船

遂乃大脩昆明池以習水戰列觀環之有館曰豫章館言將出師豫章也非廬山事且漢武時烏有相思澗之名哉

夷堅志陳東靖康中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之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南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雖故弊然時時揭衣爬搔微露其膚瑩潔雪如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少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爲之曰上清蔡真人

也言訖得數錢卽下樓去亟使追之已失矣季定記宣和中大學士人會飲任氏酒樓有婦人妝飾甚古而無左臂執鐵拍板唱云云曰上清蔡夫人瀟駕導引曲也妾本唐人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遊人間因求飲與之杯飲出門忽不見山疏上清真人不知何所指紀遊集錄之尋真觀曰卽蔡尋真也未知是否宋時京師歌者不招而前謂之打坐

唐呂溫恭同夏日題尋真觀本寬中秀才書院詩閉院開軒笑語闌江山併入一壺寬微風但覺衫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虛

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煉僊家九轉丹

虛白館

舊志虛白館在觀山下今廢

紀遊集前有雙澗流旁有獅子峯後有靈龜峯虎嘯崖麻姑崖列於四隅別是一壺天也

觀山之北為麻姑崖

山疏麻姑崖在九疊谷東北崖巉削童赤壁立數千百仞其下有普菴洞

石榻子在麻姑崖東南懸崖上背鑿石為之方日疏楞如出鬼功去地數十丈傍有誌刻高不可辨

鷹嘴峯瑞雲崖九疊屏

五老峯東北為鷹嘴峯瑞雲崖

南康志鷹嘴峯在五老峯側九疊屏上

山疏瑞雲崖在鷹嘴峯下通五老峯前皆是

為九疊雲屏

舊志九疊屏在五老峯東北

山疏九疊雲屏者亦謂之屏風疊亦謂之九奇峯山紫九疊如屏也在麻姑崖西北

參議孫應鰲雲錦屏詩日出烟分道氤氳亂眼前屏開天上錦花發鏡中蓮

壘屏之上有三石梁

紀遊集九壘屏有三石梁其長數丈其廣不盈尺橫絕青冥人罕能至

述異記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弟子登山遊觀過梁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盛甘露與猛猛飲其半以其半飲諸弟子又進至一處見王宇金房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有數人與猛共言若舊識為猛設王膏猛弟子竊一寶欲回示世人梁卽化纖細如指猛復還寶梁復如舊

山疏今九壘屏巔五老峯上與大月山皆人跡所到竝無所謂三石梁者詳具開先寺語中

味真洞天

紀遊集五老峯上有詠真洞天

洞天靈跡記鄂州劉德本避亂廬山遇鹿裘道者與

俱至五老峯下溪澗中有大石門正闢一老人扶策倚門立見立本卽邀與俱入乃大石洞也洞中別有天地風日和煦花樹芬蔚異人境行數里有大宮殿金碧煥爛呵衛嚴甚榜曰紫元景曜之門老人曰此九天使者所治也德本欲求見使者老人不可因復出門逡巡失老人及道士所在山疏據此則詠真

洞天乃靈境化見非五老峯上
疊屏之下有九疊谷

山疏九疊谷卽三疊泉壑也谷兩崖峭壁數百千丈
怪石錯列塞途廬阜之谷此最險矣

南康志識真亭在三疊泉谷中朱晦翁與復鹿洞時
嘗往來谷中故建今廢

河岳山人遊廬山記九疊谷山中人言遊者往往值
風雨咎有人遇物如犬而大長頸而白癭逐其人且
將噬之疾走乃免

三疊泉

九疊谷內有三疊泉

山疏三疊泉者亦謂之三級泉亦謂之水簾泉泉下
注磐石三疊而後至地也在五老峯背

凡欲適三疊泉者其始並觀山下澗南行行浸至谷
口則逾澗北行行三數里當人所行道有小洞如門
可通人行俗謂之關門石劉世揚謂之玉川門其北
壁有世揚玉川門三大字李夢陽謂之白鹿洞夢陽
遊廬山記入壑行並澗路石漸曉崑數里至白鹿洞
此澗之鎖口也群峯夾澗峭立巨石怒撐交加澗口
水湍激石鬪旁有罅人偃僂穿之過洞復並澗轉北

行數里至水簾泉然路過澗愈險絕行徑鳥道石罅
間人跡罕至矣

三疊之水出自大月山之東北凡廬山之泉多循崖
而瀉乃三疊泉不循崖瀉由五峯崖口懸注大盤
石上裊裊如垂練既激於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
如雨如霧噴灑二級大磐石上會為洪流下注龍潭
轟轟萬人鼓也蒼崖峭削中豁如門有石橫亘龍潭
之脣如閘謂之水簾洞紀遊集上級如飄雲拖練中
級如碎玉摧水下級如玉龍走潭散珠噴雪真天下
絕景非谷簾瀑布所可方也李夢陽遊廬山記勢如

遊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真廬山第一觀

石刻宋嘉定及元呂師中刻皆漫漶不可識又潭中
石柱刻宋紹熙缺年缺月太守史文卿至此又天泉
二大字又北崖剡谷簾泉三大字又三疊泉源出大
月山下九字又三疊泉上有刻高不可辨

朱晦翁與黃商伯書新泉之勝聞之爽然自失安得
復理杖屨扶此病軀一至其下仰觀俯濯如管年時
或有善畫者得為使畫以來幸甚五老新瀑曾往觀
否夢寐不忘也新泉圖子與和成既為定藁必已能
盡寫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

敗人意也自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
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瀑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
壁坐起對之恨不能到其下也又與楊伯起書白鹿
舊遊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為奇勝
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托黃商伯陳和成摹以來
摩娑素墨徒以慨歎

元趙孟頫水簾泉詩飛泉如玉簾直下數千尺新月
如簾鉤遙遙掛空碧

禮部文矩子方九疊屏詩吾聞匡山雲錦九疊之勝
神所栖界天絕壁雲為梯鳥飛摩霄注壑不可到上

有泰始之積雪下有歷劫之冰澌靈岫僊品虎豹遠
綠樹杳杳青猿啼蔡元君騰空子今何處桃花石室
遍崑崙捫箕歷軫欲上去轉迷中有神君指僊路石
梁浮空來浩然啓天關手捫五老頂足躡香鑪煙但
見飛霞笑電搖光九道疊雲錦天河中斷摧鐵山鐵
山何截臬素浪決出崑崙巔懸流一瀉數千仞跳珠
迸出與石恣鬪却上倒作雪濤翻長松吹香灑晴霧
玉泓直下含清寒嗚呼安得南箕為杯此水為酒手
攜雲旗喚王母持獻吾君千萬壽暢皇風包九有七
十二君同不朽却容三十六帝有外臣盡乞南山種

三秀清水黃塵一回首廬君此意今知否

參議孫應鰲水簾泉詩映月星平散穿雲玉亂披不妨人到少瀑布足稱奇

桑喬生曰三疊泉奇勝為廬山第一李太白朱晦翁皆未之見非遺之也其時泉尚隱人不之知也朱子解郡之後有樵者訪見而傳之朱子書所云新瀑是已宋劉過三級泉歌五老峯北嵯峨巔龍泉三疊來自天只疑開闢便有此山靈榛蔽經幾年一朝何事失高輪樵者得之人共傳欲往從之不憚遠幽谿絕壑難攀緣聞者或未信故述之三疊泉下有鈴岡嶺

一山疏鈴岡嶺即三疊谷北崖東人所謂大山是也其下有觀音岩觀音洞

僊人磨在嶺上一圓石相積疊如磨

嶺之南麓有大石如亭松蘿蒙密天風吹之開闔動搖谷響應之若有人居莫知為何所也

石牛山相辭澗

觀山之南為石牛山

山疏石牛山鹿洞志謂之鬪牛山紀遊集謂之臥牛山相傳女真蔡尋真李騰空所憇以弈棋處也山上有棋盤石

其南有相辭澗

山疏初唐李林甫女師事蔡尋真與俱入廬山學三
洞瀆以丹藥符籙治人疾苦其後術成李去北居昭
德觀蔡乃留居九疊屏下別於茲澗之上故曰相辭
澗今人謂之相思澗舊有相思橋今崩圯

相辭澗之墟有元集虛隱居

山疏唐元集虛河南人貞元元和間避地來居廬山
相辭澗白樂天在江州時嘗與往來隱居今不知處

白樂天題元八谿居詩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窗
次第逢晚葉尚開紅踽踽秋房初結白芙蓉聲來枕

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峯更愧殷勤留客意魚鱉

飯細酒香濃又雨夜贈元十八詩卑濕沙頭宅連陰

雨夜天共聽簷溜滴心事兩茫然把酒循環飲移床

曲尺眠莫言非故舊相識已三年山疏樂天又有題

元十八溪亭詩二元皆居廬山下不知孰為集虛

長嶺迴風寺青山

石牛山迤東傍湖有山獨峙是為長嶺其下有迴風寺

南康志迴風寺在迴風嘴去縣東北二十六里宋僧

慧益建其西有馬頰湖

長嶺東北有山是為青山

山疏青山在大廣湖東並湖湖漲則在水中央青山
東北有白石崙又東北乃至大孤山

香山佛佑菴登雲寺固城山石子山六里

石牛山東北有山曰香山其上舊多香草其下有佛佑菴

山疏佛佑菴在香山下稍西去石牛三數里景泰中

僧弘贊建

龍王井在菴側九猪澗在菴南其側有石屋

女真潭在菴東北女真不知何神鄉人皆迎祀以祈

雨澤淨惠主丁僊佛佑主女真

女真潭水九猪澗水合流南入大廣湖

佛佑菴東北有登雲寺

山疏登雲寺在香山南僧登雲之所建也登雲不知

何時人亦不詳其行履寺後有登雲石其生平所宴

坐處也相傳以為嘗有僊真於此飛昇云菴後廢我

明景泰中僧月明重建

徐道人者天池所祀四僊之一也嘗脩煉於登雲至

今祀之以為祖焉

登雲之水逕固城山西南流與女真潭水會

香山之東南有山三曰固城山曰石子山曰茶山嶺

山疏固城山在香山南登雲寺口

石孑山在固城山東南其東即大廣湖

茶山嶺在石孑山北其東為穀山湖曰茶山嶺

卓嶺

香山之東北其相比者為卓嶺

山疏嶺夷曠其巔有田三數十畝其西恩德諸山迅

吹時發禾善敗歲恒不穫

卓嶺之東有昭德觀

山疏昭德觀唐女真李騰空之居也今廢觀有方竹

今不存

宋無為子楊傑昭德觀碑騰空本公卿家初從蔡女

遊咸有道術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于

詠真洞天九江太守柳裴以狀聞今疊屏下大溪噴

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即騰空所居也及解蛻弟子

收簪簡瘞于舊居唐昭德皇后常施金幣闢土田因

建昭惠觀而名其溪曰昭惠源皇祐中賜名延真

李太白贈李騰空詩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僊素手

掬青靄羅衣躡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又送

內尋李騰空詩君尋騰空去應到碧山家水吞雲母

碓風掃石楠花若戀山居好相邀弄紫霞

朱晦翁昭惠源詩景幽人跡少惟有紫源長水接天

池綠花分繡谷香僧間多老大寺古半荒涼却怪尋
山客何由到上方

屋脊嶺女兒城麥社山大麥社劉家砦山大澗
附青山恩德嶺大山馬英山淨慧寺張家山大城寺
卓嶺之北有大谷入谷西南行則至牯牛嶺當嶺之東南
有山曰屋脊嶺兩山之間曰女兒城

山疏屋脊嶺者牯牛嶺之支也嶺巉削石角立齶齶
然如攢劍戟劉世揚名之曰廬山最高處
女兒城在牯牛嶺東元末人所據以避兵處也兩山
迴合東豁如門

箒子林在女兒城東地多叢篠可用為箒

屋脊嶺東北有山曰麥社山其下有大麥社

山疏大麥社元人避兵時所種麥處也

上菴下菴俱在大麥社舊有仁王寺今廢

大麥社東北有劉家砦山

山疏劉家砦山在大麥社北笞人於此結砦避兵故

以名山劉氏蓋其長也有洞曰劉家砦洞亦避兵時
所嘗居今遺骸刀劍槩孟復籍其中又多伏翼群飛

掠人炬不得藝人無敢入者

王家坡在劉家砦山下亦故砦地也

劉家砦之北卽蓮花三峯自大麥社北望劉家砦山
外有山縹緲微露其巔者雞公石也

大麥社南有大澗山其水曰大澗曰磨刀澗

山疏大澗山在大澗南山巉削骨立齶齶然如屋脊
嶺

大澗出大麥社山南破中循山趾東北行

磨刀澗出大澗山南山破中水涓涓流微泉也東北
行與大澗水合

鷓子石在磨刀澗西石甚雄偉

大麥社東有山曰恩德嶺其上有朝陽洞

山疏恩德嶺在大麥社東而橫出院其下流嶺高峻

道險阨大澗水與磨刀澗水合而走其下傾崖百尋
徑不盈咫舊有朝陽菴今廢有洞曰朝陽洞

山疏大山卽鈴岡嶺之末也在香山北極高高乃倍
於恩德嶺

南康舊志云凌霄峯在昭德觀北上有味真洞天夫

真僊通鑑明言味真洞天在九疊屏南今何以云在
昭惠北且昭惠之北卽張家山破山諸處烏有所謂

凌霄者哉真僊通鑑曰騰空居九疊屏北凌霄峯下
今大山去昭德不數里疑卽所謂凌雲峯云

索子澗出大山山破中無泉源以雨暘為盈涸山破
幽邃饒竹樹日月光所罕及精靈萃之人暮樵有死
者

恩德之東北有小山曰馬英山其僧舍曰淨慧寺

南康志淨慧寺即宋昌院建於宋初江州守李逢宗
為之請額祥符中改今名天順初僧繼成重建山疏
寺為天池東道

丁僊井在淨慧寺西丁僊不知何許人相傳蓋牧豎
也戲為巫引繩自絞即死死而能神靈鄉人迎祀之
以祈雨澤多應或家祀之以為福神而祈福云其井

深不可測

舊志紀遊集大士泉有二穴上水下涸蓋灑洑也爾
雅泉一見一否為澱一有水一無水為灑洑

索子澗水逕香山出恩德嶺東與大澗水磨刀澗水浮橋
山水合而出淨慧寺

馬英山東北為張家山其下有大成寺

山疏張家山在淨慧寺側數峯連亘宋張季膺之所
居也季膺事無可攷

南康志大成寺在張家山南平陸宋乾道中僧雪峯
建

山疏大成之墟其山如城其地曰高壠

大成之水南行與淨慧水合逕苙山入大廣湖中曾雲

浮橋山浮橋菴佛頭峯大雄菴

山疏浮橋山當劉家砦東北極高峻然無名以浮橋

菴名

浮橋菴在浮橋山半正統中僧德觀建澗險遂道紆

伐木為橋以濟不通故名菴後有花果園前有馬尾

水東北有牛角衝

浮橋之東北為佛頭峯其下有睡龍潭其僧舍曰大雄菴

舊志大雄菴唐僧尋山建兵廢正統中僧惠嚴重建

山疏佛頭峯在牛角衝北大雄菴在牛角衝東

王巒峯慧日寺破山

佛頭之東北為王巒峯其下有僊居洞

山疏王巒峯者雙劍峯之南也峭峻如削碧玉

王巒峯下峯巒迴合中豁一區岌業靖溪謂之僊居

洞白龜池在洞內今涸

宋錢聞詩僊居洞詩僊客神人幾度行環山岌業似

重城有門不掩寒溪月終日水流無盡聲

其僧舍曰慧日寺

山疏慧日寺在僊居洞宋僧如義建兵廢天順間僧

慧廣重建

慧日之僧二曰文雅禪師曰明禪師

慧日寺後有水視衝其北至九峯菴

玉巒峯前有山曰破山

山疏山石骨立巉削如裂

僊居洞水東南流入穀山湖

鷹背崖智林寺雲頭菴

玉巒峯東北有鷹背崖青牛洞

山疏鷹背崖在僊居洞東北火山之南也崖高峻其

巔即太平宮道士劉虛谷所坐遊處

青牛洞在鷹背崖西即非青牛谷

其僧舍曰智林寺雲頭菴

南康志智林寺即慈雲院在青牛洞前晉僧濟法建

天順初僧惠宗重建

山疏雲頭菴在智林寺西南今浸廢

智林寺水東南流與慧日之水會

桑喬生曰智林巨刹也往南宋時多名僧與寶峯萬杉埭

稱有音晉坐者方大慧杲未竄衡陽時常正辭箴其闕失

既竄又遺書勉以自盡其所相與宛乎聖賢道德禮義之

風嗟夫孰謂學異端者能爾耶又曰唐宋時叢林之長皆

司府所擇授其人尊其品式嚴僧行敬畏其教易行今廬山惟東林天池二寺住持部授曹主寺事迎送上官非大禪德人不宗信近亦不聞有部授者而諸定寺皆僧自住種浸以廢圯矣

廬山紀事卷之八終

廬山紀事卷之九

廣陵桑喬

山北由吳章山東北行至南湖背

吳章山香爐峯紫雲菴

鷹背崖東北為吳章山

山疏吳章山者匡山之末也或謂之吳鄣山吳鄣者

吳所保鄣也或曰山卑不足以言鄣蓋魯曰吳章者

家此山下既死即葬此山故名山巔有宮宇

吳章山東有小山亦名香爐峯然卑不甚著其上有紫雲

菴

馬祖山馬祖寺香積寺大孤山

吳章山東南是爲馬祖山其上有馬祖寺其東有香積寺

山疏山特起南接茶山嶺趙清獻公有同國博周惇

願遊馬祖山詩

馬祖寺在馬祖山巔馬祖者唐僧道乙也初達磨直指之教人授一人謂之單傳至慧能而傳始廣慧能再傳至道乙與希遷傳愈益廣乙之弟子入室者一百三十二人相傳乙嘗寓此山故以名寺

馬祖石馬祖泉馬祖洞白蓮池皆在馬祖山

香積寺西有虎洞與馬祖洞迤

馬祖山水其一逕夏家橋女兒港入彭蠡湖其一逕廣信橋黃婆嘴入彭蠡湖

馬祖山東北爲大孤山其側有女兒港

山疏大孤山在鄱湖濱其末突出湖心數十丈其北

卽女兒港

女兒港不知其所由名在大孤狀可泊舟 明學士

曾祭有女兒港詩

廣信橋在女兒港西北今崩圯

塔尖山龍泉寺仁壽寺金沙洲鞋山

吳章山東北有小山爲塔尖山其下有龍泉寺

九江志龍泉寺晉建元末兵燬洪武初僧祖觀重建
龍泉在寺內潯陽舊志井卽晉僧慧遠以杖刺地出
泉天旱誦龍王經致雨處也山疏十八高賢傳言慧
遠構菴於西林之東以居曰龍泉精舍其後桓伊為
之請立寺曰東林則遠之龍泉卽今東林寺也蓋假
託其名云

方竹大者可任為杖

其東有仁壽寺

山疏林橋在仁壽寺東北

又東北有金沙洲

山疏金沙洲在女兒港東北洲皆白沙水漬而日映
之粲如黃金色往我聖祖與陳文諒戰鄱湖時嘗
艤舟於洲下文諒有術士能以術為兵嘯風揚沙風
忽轉為我用文諒軍盡昧我師殲之洲上

龍泉之水逕株橋入方塘湖

金沙洲東大湖中有小山是為鞋山

潯陽記山形如鞋高數十丈大禹嘗刻石紀功有乞
食烏嘗逐客舟行舟人搏飯投之卽接食高下不失
水經注孤石介立太湖中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
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咎禹治洪水至

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

按神記嘗有估客舟下都者過之見二女子謂曰至都幸為我買兩鞞絲履估客意其神也至都即為市履盛以小笥并置書刀其中比還至廟薦笥履而去忘書與刀舟方帆去聲忽一鯉躍入舟剖之得刀與書

洞林山覆船山方塘湖

吳章山北為洞林山

山疏陳友諒之攻南昌也嘗立柵洞林之上屯健卒以扼鄱湖塞吳章山遣其將嘗乘一白馬友諒敗其衆殲焉後遂為厲每風雨中行者聞其上如有人聲

嘗畏惡之樵採者莫敢犯也山有石數十條亦當時遺物盡委棄榛莽中莫敢取有雷某氏者取數條歸以焚其新宅俄而其新宅火懼亟醮謝之而盡棄其石不用乃安村氓禱祀者必先祈焉曰白馬將軍

洞林山北有遠谷曰硤石

山疏硤石路由兩山間隘而溪如末巷過此即沃野水竹森茂一佳境也

洞林山東北有小山曰覆船山其北有方塘湖

山疏吳章山東北湖之名者以十數方塘湖最大東西長十數里其水東北流歷磨石壠入鄱陽湖

陳和橋亦名黃荆橋在方塘湖北

長嶺陶九相公墓牛頭山

洞林山迤北有小山爲長嶺

山疏磨刀澗在九江府東北五里所三起黃土諸小山北之水會而下流者也其上有橋近崩圯其北卽白水港白水湖

長嶺者栗樹嶺之支也在磨刀澗東北蜿蜒行長可十七八里其支條分蟻糾曼衍不可枚數其濱江者皆遡水而西爲郡城屏護其最西盡乎湓浦之上郡城在焉其勢踴躍奔湊爲最勝云

長嶺之東有陶九相公墓

紀昞至正壬辰天完將陶九以兵陷瑞州癸巳江西行省左丞火休亦復瑞州陶九敗走

山疏陶墓在長嶺之末方塘湖濱其地有九水會焉

曰九龍灣相傳葬者陶九之大母非陶九也故老云陶九大父葬烏風洞大母葬九龍灣今墓是也乃陶九不知死所亦不詳其墓處云墓所有社壇弘治前民惟祭社壇不祭墓正德中九江大早有僧謂湖濱諸父老曰諸神能抃絃旱者惟陶九耳今其像乃在黃梅五祖寺之廡下諸父老怪之因相率往訪之果

有像乃鑿沈香爲之者質具而未飾也相率迎歸飾而鰾之果大雨因以爲土神而傳祀之祀事自茲始矣墓高僅一二尺村氓每歲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迎像祭墓曰九相公上塚墓有神靈無敢斬其丘木卽老木摧折臥地至腐蠹無敢睨視而鄱湖故有鱓魚怪能鼓浪乘風雨而飛歲率以九月上旬入方塘湖抵墓所而還謂之朝墓來則風雨晦冥水驟湧魚柵木拱把者當之皆斷折凡欲蓄魚方塘湖者必謹祀墓否則其怪必潰堤裂圍引衆魚去

陶墓之東是爲牛頭山

山疏牛頭山在磨石壠東北麥苴湖在牛頭山西

長嶺之支東北出其上有敗垣曰高山廟

山疏廟西有安仁鋪廟東北有桃花壠陶家山崇德鋪東北則至江磯山南湖菑

江磯山江磯寺南湖菑山

又東北爲江磯山

山疏江磯山北有銅錢灣其西有江磯湖舊有江磯寺今廢

江磯寺西南有迴風磯白石磯下石窩石窩之石乃在江水中水落則見柞港湖在下石窩西南港水出

於搖旗壠搖旗亦我 聖祖戰鄱湖事然不可攷柞
港上流有老鴉橋其西南有金雞壠上石窩皆長嶺
之支濱江西上者

又東北為南湖背山

山疏南湖背山在鄱陽湖口山迤邐突出湖心數里
左江右湖勢甚險東引鄡陽北俯揚家穴南控揚瀾
左蠡諸山而與青山白石相望為氣勢制禦水盜地
甚要山水旦夕四昔之變陰晴顯晦不齊之觀境甚
清

巡檢司在山北玄真鋪在山西

箭室在山半相傳我 聖祖戰鄱湖時所造箭處也
穴山為室壘甃環之甃口皆內向厚覆以土其甃皆
銅鑊長二寸許人時有得之者巡檢司初居山麓嫌
於兵在其晉也惡之因徙居箭室傍夷室為地其甃
皆糜碎惟一二存焉
將軍套港在南湖背我師扼江時於此作浮梁以渡
師或曰樹柵以遏奔衝者也今柵木為沙所壅猶見
其杪云

實錄開國之初歲庚子天完將陳友諒弒其主徐壽
輝而自立改國號漢都江州以兵襲龍江關大敗而

還幸丑八月我

聖祖親征文諒攻江州廖永忠

造橋於舳曰天橋以舳傳城率軍士乘之入遂取江
州友諒奔武昌其將胡廷瑞以南昌降壬寅以鄧愈
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三月祝宗康太
叛知府葉琛戰死四月徐達定南昌五月命大都督
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與鄧愈守南昌癸卯四月
陳友諒以兵六十萬破江州攻南昌朱文正等力戰
禦之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京師秋七月我
祖親帥舟師二十萬人西援南昌友諒解圍東出鄱
湖逆戰遇於康郎山徐達迎敗其前鋒一巨艘死者

千五百人達回守建康戊子常遇春與漢人聯舟而
戰俞通海縱火焚敵舟二十餘艘 御舟膠於沙漠
將張定邊欲犯 御舟常遇春射退之水驟湧 御
舟進俞通海來援遇春通海未忠以飛舸追定邊定
邊身被百餘矢走已丑用郭興策縱火船焚友諒戰
艦數百艘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普畧等皆焚
死軍士殺溺死者十數萬人十里之內湖水盡赤庚
寅廖永忠俞通海趙庸汪興祖以六舸深入搏戰我
師乘之敵大敗辛卯又敗欲退保鞋山我師據嬰子
口扼之不得出是夕我舟泊左蠡相持三日未決俞

通海等言湖水多淺難迴旋若移軍入江據敵上流
可以萬全劉基亦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勝從
之八月八日我師移屯南湖甯江兩涯列砦柵布戰
艦具火舟火筏中流傳警以俟友諒二十七日壬戌
友諒糧盡遂沿江下流走禁江欲遯去我師追擊大
破之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子善兒平章陳榮以餘衆
十萬樓船若干艘降其夜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尸
及其子理奔還武昌

桑喬生曰答我

聖祖血戰鄱湖時星列水師以據江

勢濱湖諸山皆旌旗之藪動勦之域也乃今承平二百年

曩之砦柵皆化而爲農畝喬嘗從苧湖之邊老詢我

聖祖之神謀將相之忠勤士卒之勇銳與蒙衝戰筏之所
艤泊攻取遏敵之所踐蹂而皆莫識其故矣沾濡雨露粒
食宮居喏喏于于老死春花秋月之中民生斯世一何幸
哉

山北由吳章山西南行至三山澗

虎山火山龍潭菴

吳章山西爲虎山又西南爲火山其側有龍潭菴

山疏虎山有石如虎與天花井山獅子崖對峙相傳

虎石夜出竊食人時中雞因相率鑿其頤破壞之

火山在虎山西南邃谷中山石尖露燁燁如火其下有龍潭有魚浮遊而不避人或曰龍也不可投以石龍潭菴在火山西南黃茅衝下

天花井山寶積菴興福菴獅子菴

虎山西北為天花井山

山疏天花井山去吳章山五里所山頂砥平而中陷為坎窞窞之內又有小池僧就窞而菴焉池乃在菴之堂前因甃以為井而寺之西故有一井菴僧又別鑿一井凡三井故謂之天花井其後有龍出僧廚下而殿前之井遂堙其後菴數火遂徙諸馬尾水衝

湧水泉在山北朴樹凹在山西獅子崖在山東崖有獅子石黃茅衝在獅子崖西南天花井山之背也天花井山有水道如末巷高廣可一尋

其北有寶積菴其西有興福獅子二菴

郡志寶積菴在天花井山北麓宋紹聖三年僧允光建元末兵燬宣德中僧道德重建成化中僧慈瑛正德中僧行湧繼脩

天花井北之水逕濂溪墓西北行為濂溪港

山疏興福菴在寶積菴西南山峽中

獅子菴在興福菴西

烏稍嶺 Y 髻山 鳳凰山

天花井山之東北相比者為烏稍嶺嶺西北為 Y 髻山

山疏天花井山雖居廬阜之末然其支散為諸岡阜所行甚遠其東北行者為烏稍為 Y 髻而 Y 髻之散其支有九其大者為鳳凰栗樹長嶺諸山而長嶺之支西踰磨刀澗委蛇盤旋自潯東門入為兵備道九江衛九江府諸公署而盡於湓浦又小支自栗樹嶺益西為城南石塘鋪諸岡阜而盡於孫家湖山勢踴躍軒軒然若飛若舞若揖若顧以趨潯陽九江府寔處其末地甚勝而 Y 髻山側又有地名天子堂然皆

穿鑿斷裂不完整自烏稍 Y 髻以至潯陽東門之外凡三鑿之而 Y 髻所鑿處名缺子坳當兩山間溝而絕之深八九尺廣五六尺俗所傳銅釘狗骨厭勝之說與程叟所記無異而東門之壠乃鑿為大渠通老鶴塘當初鑿時其所鑿處其水皆赤如血然不的知孰鑿之者或曰元順帝鑿或曰陳友諒慮兵敗為它人有故鑿或曰劉基惡友諒都江州得勝地使謀誘之鑿渠以泄敗之或曰友諒既敗劉基以地形勝慮生英雄覬覦心言於我 聖祖而鑿之也桑喬生曰予行觀所謂天子堂者兩厓高明堂隘土人云舊

亦有竊葬者然不旋踵得禍遂發塚取柩去葬它所
今人無復有葬者

Y髻山側舊有寶巖寺香嚴閑和尚之道場也

傳燈錄初閑事百丈海以辨博聞海未有以鞭辟之
也及海死閑去依滌山佑滌山業已先知之矣甫入
門卽斥其辨博通敏者以爲意想見解皆業識所爲
生死根本逆杜其口不使置一辭然後以父母未生
身時事徵詰之閑無以應歸而遍索生平所習文字
亦無一言可酬對者閑大沮屢祈滌山言滌山固拒
不與之言閑旣不得滌山言又自求之不得展轉無

所依益大疑不自釋乃涕泣辭滌山去止南陽佛舍
中自分絕望於禪道矣它日嘗自芟草擲瓦礫擊竹
有聲忽大悟遽歸禮滌山滌山始首肯之

Y髻山東北爲鳳凰山

山疏隔港橋在鳳凰山西北其水逕賀家菴入方塘

湖

栗樹嶺濂溪墓

大花井之西北有小山曰栗樹嶺

山疏栗樹嶺亦名三起山Y髻山之支也

其下有周濂溪先生墓

山疏濂溪先生墓在栗樹嶺南初先生少孤與其母
僂居縣太君鄭氏依其舅龍圖公向居閩州鄭名其
諸子以惇故先生亦名惇丁丑太君卒卽葬丹徒縣
龍圖公墓側後四十四年辛亥先生爲廣南提刑而
水齧太君之墓先生因乞知南康軍遂改葬太君於
江州三起山明年壬子先生卒因葬諸太君墓左蓋
治命也墓雖面蓮花峯而相去乃二十餘里弘治庚
戌九江守童潮始輯祠置田以供祀事廖經爲記後
十四年甲子提學副使邵寶爲請於道州取先生
裔孫周倫來主其祀焉

墓道碑亭在石塘橋南距墓五里所題曰濂溪周元
公之墓道今廢

朱晦翁濂溪先生行實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願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成大
中祥符八年蔡齊榜進士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
夫母鄭氏封先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中
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
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
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
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

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
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
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
吾不爲也達感悟囚得不死且贖先生薦之移郴州
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
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
相告語勿違教命而以污善政爲耻也改太子中書
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
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爲使者人或讒
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

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孰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
今日乃知周茂叔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
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
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
提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
人迹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爲已
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
軍以歸趙公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
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
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

縣君子壽壽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篇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判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顥願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困乏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願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

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于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餐粥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意必所以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加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

味先王之遺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瀟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為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求義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左丞蕭宗孟濂溪先生墓銘先生疾革時致書王安石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

天下才智皆務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之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死矣命也夫寶祐中金華何子舉辨先生之學以無欲為宗浮雲行藏晝夜生死窮達常變漠無繫累非如世俗戀榮偷生眷而不化也左丞竄金陵者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薰心寵榮者庶慮千百附和一詞比比皆然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云得無影響俗重為新濼厚自攀援耶毀墓求合罔世塞道罪又浮于臧倉矣

念菴羅洪先謁濂溪先生祠墓詩匡廬開曉霽懷古

見芳襟溪水清堪沂林風靜自唵山如蓮乍發庭與草俱深此日生芻糞還同執贄心

孫應鰲次韻地切名儒墓瞻依洽素襟水蘋成獨薦風葉自相唵廬阜高何極潯江信幾深卜居隣有道灑掃亦吾心

栗樹嶺北諸水西北行為磨刀澗

大源山天花菴九峯菴

天花井山之西為大源山其下有馬尾水谷

山疏馬尾水谷其南通水規衝其東南通黃茅衝

馬尾水谷東南有天花菴谷西南有九峯菴馬尾水

山疏天花菴在天花井山西腋

馬尾水谷轉而西南行谷益邃水聲潺潺鳴深澗中

澗北峭壁如崇墉龍門山之背也

九峯者總龍門之墟山之尖峭者九也

九峯菴即馬尾水菴在龍門山南茂林中

馬尾水在九峯菴前大澗中

九峯菴水出谷與龍門之水會

興隆寺高峯

大源山西有僧舍曰興隆寺

郡志興隆寺即馬鞍寺宋紹定間僧質曇建後兵燬

我明末樂間僧祖祥正統中都綱師益成化間僧
圓旺相繼脩

馬鞍山在寺西

大源山西南有山曰高峯高峯西南有大壑曰龍門

山疏龍門者雙劍峯下之大谷也當谷口有大龍潭
徑路險仄攀緣而進其兩崖石皆奇峭

龍門壑東有僧舍曰龍門寺

山疏龍門寺在澗東山巔山陰高寒屋不可瓦
澗之西舊有下龍門寺初居者以其地為最吉未幾
輒火後數火無能久於其所者

避難衝在寺西南二三里元末兵亂時土人所保以
避兵處也有洞在絕壁亦俗人所嘗居洞傍有字刻
高不可辨

龍門之西為雙劍峯其下有劍峯菴

山疏雙劍峯宛宛正與九江郡治對其後山尤峻峭
然不及山南劍峯之勝

小天池在雙劍峯下深不盈咫其泉不竭

程叟宋乾道中蜀人文立方來守九江謂曹翰攻江
州時嘗屠其民其後李成等寇亦嘗入鄒意皆雙劍
所致乃闢譙樓前地築為二城夾樓而矗其上謂之

匣劍曰匣寶藏劍既成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守居一年所立方果卒

劍峯菴在雙劍峯下菴甚盛其僧數百人後燬今復

矧小菴

雙劍之西北有太乙宮

山疏太乙宮卽祥符觀董奉僊人之道場也董奉事

具紫霄峯語中觀今廢

程叟淳熙中周教授者家太乙觀前畜健犬數十以

備盜旣而被盜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居三日始獲之

初盜得貲分塗而逸一盜夜行出蛇岡山渴甚心念

曩者嘗見道傍梅有繁實因登木取之爲蛇傷其指

至侯溪指腫甚不能去臥旅邸中主人責炊則出鋌

銀無礎不可碎又出其囊珠主人念山谷無可售者

時德壽宮中貴人劉奭廬石耳峯下因往求售奭已

聞周氏盜意疑之卽佯爲欲得珠約先畀萬錢而續

歸其餘因使僕以珠馳示周氏信卽捕之因以跡其

餘黨盡獲之問犬所以不吠蓋盜以豚蹄傳麻紵雜

草烏烹之投與犬食之犬無復声者

雞公石山圭壁峯圭壁菴錦繡峯錦繡菴蓮花

峯蓮花菴筋竹嶺朝陽菴筋竹菴

雙劍之西南有峻山曰雞公石山蓮花三峯之首也

山疏山椒有石如雞其味加於蓮花之巔曰雞公石

雞公石山東北為主壁峯其下有主壁菴

山疏主壁峯或曰峭直而偃首如圭故曰圭壁或曰

其首穹窿如龜背故曰龜背峯言峭直之狀也

郡志圭壁菴在主壁峯西正德間僧本聰脩

圭壁峯西南為錦繡峯其下有錦繡菴

山疏山蔥蒨如紆錦繡故名

風洞在錦繡峯北小山側高不滿尺常有風自內出

夏寒冬燠騞騞逼人

郡志錦繡菴在錦繡峯西

錦繡峯西南為蓮花峯其下有蓮花菴

山疏峯即周元公所為卜居者也數峯攢簇如蓮萼

故名

塘膝壩在蓮花峯西北壩兩涯濠澗陡絕窄徑孤危

郡志蓮花菴在蓮花峯下正德中僧大遷脩

山疏一統志九江府舊志竝云董奉館在廬山第三

嶺後岩下而不載嶺岩之名惟九江府新志乃曰董

奉館在蓮花峯峯下今有杏林遺迹夫蓮花峯豈廬

山第三嶺耶然太乙宮肇自祥符間則其說自宋已

然意必別有所據故述之自新志問其猶自
 九江新志以周顛天眼尊者徐道人分載三峯之下
 曰三僊蓋嘗脩煉於此也夫周顛之行履畧似左慈
 然左慈動涉術數顛則真有僊者之逸致且其詞曰
 告太平意必天生至人預吐禳符以翊景運天眼尊
 者宅無所見 御碑僅載其名然已神異如寶誌之
 流皆非尋常兀坐一室事脩煉者居菴之說或得諸
 傳聞未盡實也

圭壁之東北為筋竹嶺有僧舍二曰朝陽菴曰筋竹菴

山疏筋竹嶺地夷故多筋竹

朝陽菴在筋竹嶺北

筋竹菴在朝陽菴北其山曰瘦馬嶺

馬尾水在筋竹菴前山上

三峯之下為蓮花洞

山疏蓮花洞者三峯之墟是也四山壁立中豁而深

九江府新志蓮花洞門高丈許藤蘿交蔭晝日常黯

黯水泉冬夏不竭山疏今三峯之下無此洞不知所

指

新志三峯之北有僊人岩山疏今三峯之墟並無有

穴竇可名岩者疑其因廬山記董奉所居之上有僊

人岩而誤也

三峯之水西北行逕花山過新橋為濂溪港

山疏水口崖曰龍蕩崖有石如船當水所行道謂之

石船其澗即謂之石船河

撥雲峯半雲菴清虛菴花山雲溪寺

三峯之北有峯曰撥雲峯其北有半雲菴

山疏撥雲峯在蓮花峯北

半雲菴在撥雲峯北山坳中所處高其左有路可至

蓮花峯上

又北有清虛菴

郡志清虛菴即舊清虛觀宋皇甫真人之居也後兵

燬我明僧道本重建覺海行安繼脩

真僊通鑑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

峨嵋山嘗暮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

臥小菴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

蒸液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我於靈泉

觀坦後往靈泉求之始知所遇者妙通真人朱桃椎

也其後復與妙通會酒肆中盡得坎離虛實之旨內

外二冊之祕常宴坐不寐其兩足外踝皆平偃頂有

珠光嘗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付瑤琴

知者少絃斷有誰聽紹興中顯仁太后患目醫國醫不能瘳太后夢黃衣道士髯而長耳自言能治目翌日高宗詔有司物色之時先生方南遊自稱目醫臨安守張偁廉得之以名聞詔入見慈寧殿坦爲嘘呵布氣目卽愈醫脫瞭然矣又詔瘳僊韶甄孃贊亦卽愈辭還山兩宮賜賚甚厚皆不受受香茶衣服留一扇曰內人病寒熱者扇之當差高宗因使賞御香禱青城山丈人觀還過妙通舊隱因請建觀宇且爲讚其像其後宮人果病瘳扇之皆愈

宋史坦夾江人工醫術善和人嘗瘳顯仁太后目

朝野遺記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將南還欽宗挽其輪而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后泫然與之誓曰吾苟歸所不迎汝而南者當盲吾目旣至高宗無迎淵聖意后爲之憮然俄而其目果盲有道士應募入以金針撥其左目醫卽脫瞭然矣后大喜復使治右目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能知吾隱欲留而厚報之道士不可漫曰得脩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忽不見於是詔成都帥王剛中脩朱僊觀且以朱僊真圖進視之宛然瘳目道士也

通鑑坦既還山賜詔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糠
粃塵俗笑詠烟霞信可樂也去秋為別俯仰周歲遂
無心於事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御
風泠然無難行矣相雲橫席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
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為問殘暑在席益保清
虛坦應詔至賜紫衣絲履御書黃庭道德陰符經復
辭還山詔築室廬阜以便往召兩宮賜金為築室費
不受賜御書清虛菴額詔繪坦像御贊之既內禪又
召見康壽殿館西湖顯應觀西齋堂曹勛為館伴兩
府宣問賜沉香二百兩御畫芝草扇御書贊乾道改

元旦遊武當至襄陽有詔追還賜御書靈寶度人經
壽聖皇后所書清淨經乾道三年復命持香往禱瀟
山廬阜青城前後凡四赴召自青城還遂不出德壽
歲時遺問不絕屢詔不赴淳熙五年秋九月坐逝
初靖康之難曹勛自燕以徽廟御札還至河上無舟
與一道士縛葦為筏以濟既濟僵且死道士然葦燎
之甦問其姓名不告惟曰朱真人以公為社稷計故
使濟公後三十年當見公於錢塘及坦應詔至勛見
而識之與話舊感泣再拜贈詞德壽聞之故宣問迎
勞館伴必以勛焉

蘇州歛道僧時亦赴詔入見德壽惟長揖不拜見坦
卽拜賜之坐辭問之曰僊階有高卑真人在故不敢
坐強之坐則坐於地
宋文湖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歲往謁道道聞其善
相人也出諸女使相之坦見其中女大驚不受拜曰
是他日且為天下母既乃言於高宗為皇太孫納之
卽光宗后李氏也性妬悍嘗訴嘉王左右於光堯光
堯大怒曰皇甫坦誤我
山疏初清虛觀成道流咸集苦水遠坦使人荷鋤斫
菴側地應手泉湧德壽聞為大書神泉二字賜之坦

歸鑄之石壁亭於其上曰神泉今廢字亦不知所在
張孝祥清虛觀詩石側疑煎路山回別有天神泉通
玉海帝畫麗奎躡紫闥雖重到青瑤却未鑄只須香
案吏為寫白雲篇

撥雲峯又北為花山其下有雲溪寺

山疏花山者蛇岡嶺之首也畏蟲不奇勝

郡志雲溪寺在花山南麓永樂間僧了空建嘉靖中

僧圓鏡脩

雲溪之僧曰智瑛禪師

山疏僧智瑛上元縣人正統初住雲溪寺因號雲溪

初行頭陀行為諸僧負薪米力作已而有所悟生平
不識文字晚乃能詩廬山自天眼後得佛宗旨者惟
智瑛云

初智瑛語其徒曰某月日吾當逝逝必有風雷之警
既近期又預報廬山諸菴主使來集及期諸菴主集
天朗霽無纖雲咸疑其言不售幾罷去既午有片雲
起西北瑛乃沐浴具威儀禮佛退與諸菴主別已而
疾風震雷掣茅墮瓦風疾旋自下上轉入空際東南
逝視瑛已遷化矣

桑喬生曰九江新志云雲溪寺在石鏡峯下文云石鏡峯
在廬山北形如圓鏡光彩高明但不的言其處三峯左右
與廬山之北皆亦有峯可名石鏡者而廬山圖又繪為圓
石置諸雙劍之間曰此石鏡也然雙劍之巔亦無此石不
識何也





廬山紀事卷之九終
此後諸山圖又餘諸圖
廬山紀事卷之九終



